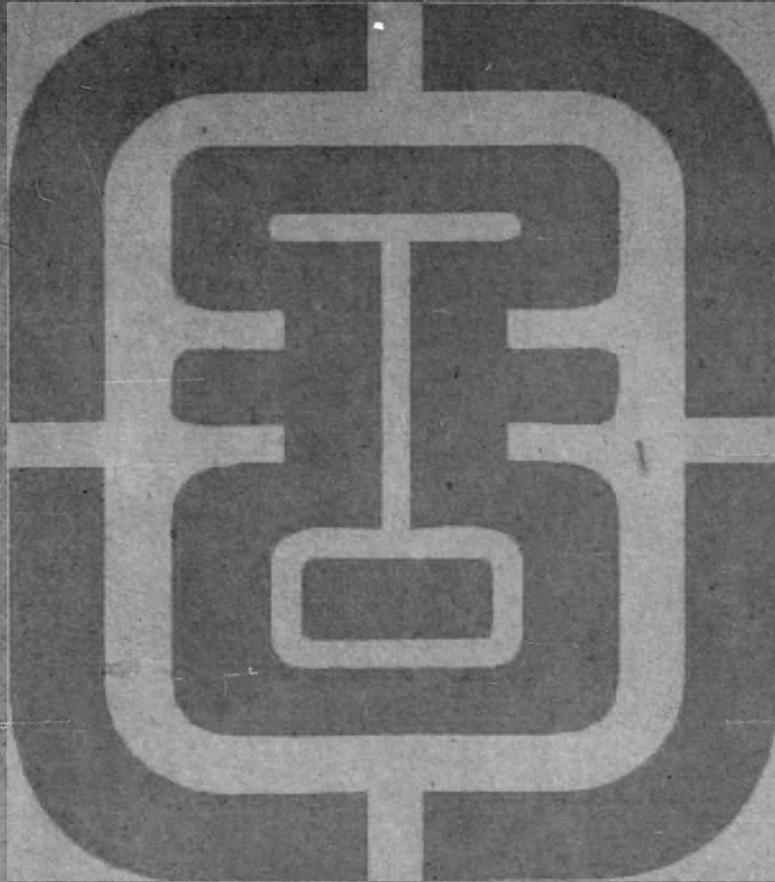


說書

谷園文鈔

卷六



啓

谷園文鈔卷六目錄

書

為先少保營壘致諸世好書

與張治安書

與朱竹垞檢討書

與汪悔齋觀察書

答魏禹平上舍書

燕越

胡介社

智脩

著

說

茨邨說

藏書說

佞佛說

戒食牛馬犬說

選詩文說

堪輿說

俗演目連救母傳奇說

啟

與查夏重孝廡書

擬霍小玉讓李十郎書

擬范蠡留別越王勾踐書

為長兜啟觀聘王氏啟

為次兜啟震聘汪氏啟

辭刑臺楊明府讌啟

謝刑臺楊明府讌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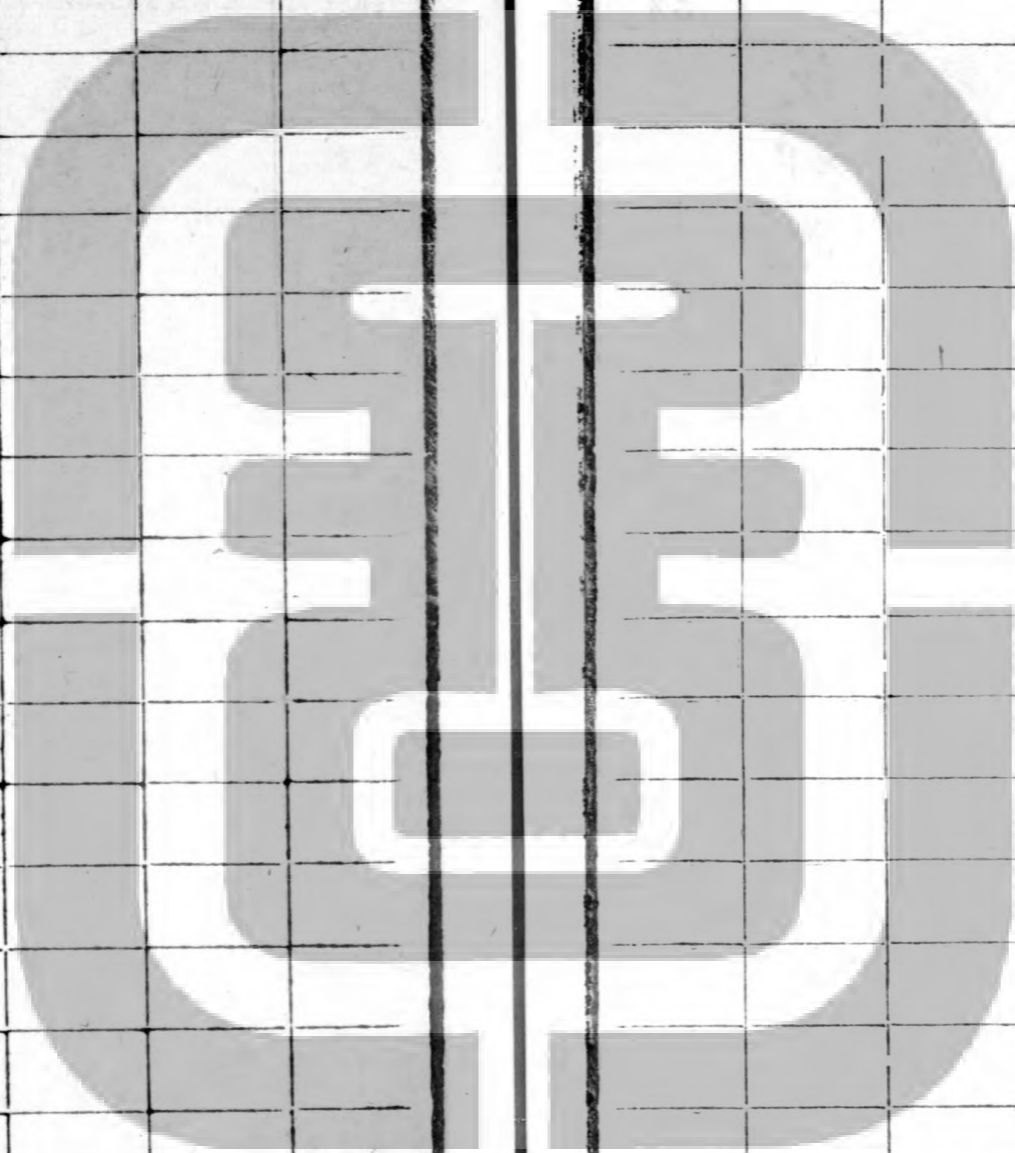
師門說

師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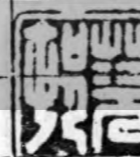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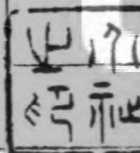
師門說

師門說

師門說



谷園文鈔卷六



為先少保營葬致諸世好書

燕越

胡介社

智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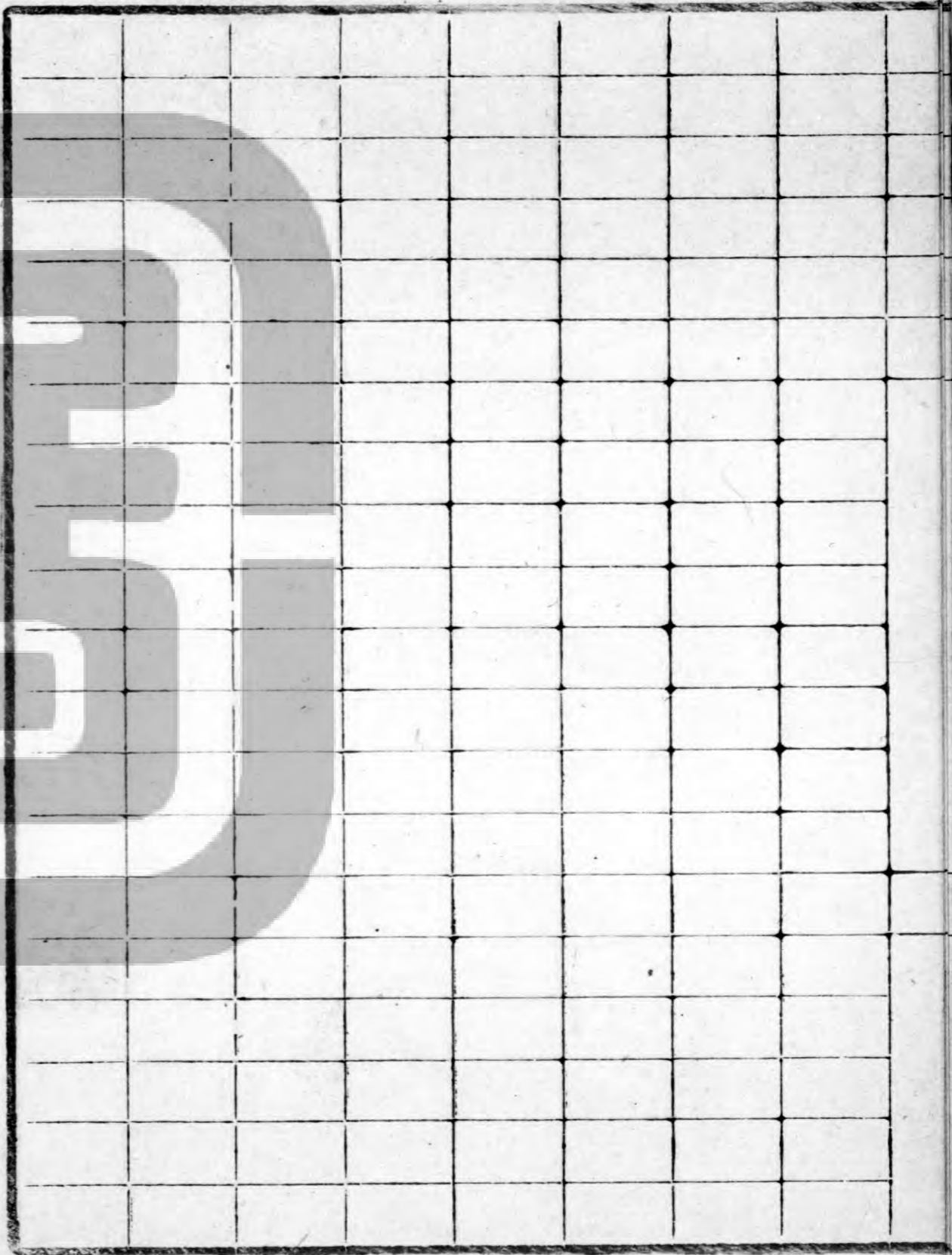
介社命邁鞠凶黃口失怙數年來室家風雨大故頻

罹荷諸位世臺先生不忘舊好雅意綢繆賦宋王之

詞下羊舌之涕九京街戢豈惟生者感被恩施茲犬

馬之齒已踰十三愧奉雉之未能方曩螢而不逮老

母在堂艱虞終日不第甘旨之養有關承歡而先嚴



大事未襄孤柩空原暴露朔風暑雨感序悲酸又為
介社將卜婚姻以承宗祐拮据無計疾疢傷心先嚴
清白自持蕭條遺橐餽粥餬口閱歷多年書有一經
之傳家徒四壁之立介社幼穉無能每聞老母頽慮
歎歎之聲未嘗不仰天推心泣盡而繼之以血念委
禽在即九十其儀老母之望雖殷在介社猶以為可
緩獨是一杯寔窳蒙
賜塋之

皇仁而十載蹉跎尚浮淺土路人亦為悽惻子心何
以自安今已於城之西南卜有吉壤而碑銘封樹鳩
工庀材不虛
恩卹之榮稍稱列鄉之體欲興畚揭動費金錢道上
將蔬空濺泉魚之淚丘中把土難舉舅鄉之喪伏惟
諸位世臺先生扶義為先施仁無已榮哀不易其念
存歿尤軫於懷憐黍谷之方寒翼麥舟之慨助更有
飄旌外郡持節他州者思遠乞於郵筒藉公函之啟

勸	老	母	徘徊	百計	力竭	智窮	萬不得已	命	介社	續請		
騎	前	介社	為子	不能	盡送	死之	禮而	仰首	哀鳴	汗顏		
殊	甚	但	以伶	仃童	幼嫠	子餘	生雖	一鍾	親操	不成	瑩	
隧	百	年	突世	所係	非輕	介社	拙於	口陳	謹借	子墨	客	
卿	述	宣	慈命	伏祈	諸位	世臺	先生	垂憫	之下	俯賜	鑒	
原	德	意	有	加	且復	代為	籌畫	奠先	嚴之	體魄	慰老	母
之	焦	勞	則	世	世	蒙恩	不獨	沒齒	之戴	已也		

與張治安書

弗	問	也	後	弟	游	官	稍	間	音	塵	彼	此	馳	思	形	諸	夢	寐	癸
留	寒	舍	或	葯	房	表	兄	宅	經	旬	不	歸	堂	上	兩	尊	人	知	之
交	從	北	角	即	如	手	足	相	親	杯	酒	流	連	無	日	不	共	常	宿
殊	難	為	解	竊	謂	五	兄	於	弟	不	應	爽	約	至	此	也	我	兩	人
荒	齋	慰	藉	勞	心	藥	棘	引	領	朝	夕	契	濶	至	今	悵	望	猜	疑
途	每	縈	懷	念	頌	以	前	期	不	遠	豎	訂	歲	寒	擬	飲	臘	重	聚
介	社	白	治	安	五	兄	足	下	客	年	夏	杪	聞	訃	星	奔	觸	熱	征

亥十月兄一來山左糧署旋即別去去即移家津門
以信見示云依同宗汝作弟可忘旅寄弟心知尊公
老伯性豪邁自適父遺鉅萬之蓄悉以讓兄而赤手
致素封又任俠好客揮霍殆盡此何如意氣而肯碌
碌因人者第夙聞汝作襟期千古或幸兩美之必合
且津門去所駐安德差近私喜往來益密耳未幾尊
慈伯母歿於津門弟親往哭奠遂登旅次之堂丁卯
轉運再過津門乃因兄交汝作兄亦偕來寒暑祝先

慈壽方是時兄即已宛轉於汝作尊先慈與先慈兩
老人之間欲為弱女締姻意甚盛弟與汝作惟母命
是承兄實有以啟之也通好後先慈即抱病轉劇彌
留之際猶諄諄道婚事不置弟所以祇遵遺命先慈
既歿而與汝作成締姻之禮烏豈意未經月而弱女
以痘殤弟痛先人在生之結念徒虛而不忍斷此親
誼擬以長女續好先慈服闋弟補任河東兄來申達
此意及弟量移至汴兄特再來重為汝作行納采禮

又兄實有以始終之也然則兩姓之好啟之者惟兄
始而終之者亦惟兄不但弟與汝作藉兄之悃忱即
兩老人亦重兄之信義弟所以再三頻數以此事屬
累兄者恃兄不負弟之情猶淺而望兄以不負先人
之付託為更深也乃昨歲五月兄業已慨然過敝署
高畧畢姻之期擬即從此地往汝作任所贊成其事
期亦斷在今歲蓋汝作方任西安去汴不過千里而
遙慮他年彼此遷轉則遠近兩難自主且子女各已

長大不可緩兄未嘗不切切計及於此盤桓僅一月
即促駕啟行有日而忽驚傳尊公老伯之訃兄遂五
中摧裂踉蹌而歸先此汝作赴秦時兄以親老不能
從且仰體尊公老伯思鄉之念辭回鉅鹿故奔訃仍
北向隅汝作彌遠弟見兄罹此大故臨歧含淚執手
依依難別初不敢以宛女子事瀆擾孝思荷兄惓惓
堅訂前期謂廬居無別事一完喪葬即自晉至秦得
報而後返豫屈指必不踰歲寒弟所以引領風雪中

不虞兄爽約至此者既有先人之付託又重以息壤
在彼也不意兄自別來音問頓絕弟八月遣信之鉅
鹿相探云已往山右矣竊喜自晉之秦舊約也庶克
踐乎已而杳然今年二月又遣信之鉅鹿相探云往
山右未歸或往秦矣又竊喜自秦返豫舊約也庶克
踐乎已復杳然今且春將盡矣微聞馬首尚未向秦
也或事有大於婚姻禮有隆於信義交有深於再世
情有重於死生不得已而淹留何地需待何時亦不

妨以短札相聞明言見示何至鄙遺委棄絕不復通
也耶豈婚姻真可誤耶信義真可渝耶再世之交真
可頓忘耶死生之情真可異視耶五兄於弟不應爽
約至此五兄於先慈更不應有負付託至此也今再
遣信之鉅鹿倘云尚在山右即命之山右或云在秦
即命之秦縱不能必兄之來務得兄報其始終之惟
命其甘為有始無終亦惟命介祉再拜白

與朱竹垞檢討書

介社頓首竹垞太史先生執事猥以謏陋得陪詩酒
之游益二十年於此矣向者長吟短詠辱先生許可
而稱道之為之序以行世至今感知已之誼勿忘近
不自揣復留意古文辭編次年來所作居然成帙思
一就正有道而相去數千里不能奮飛謹錄其副馳
達左右幸撰著之暇俯加繩削俾有一二可存以示
天下後世并賜之弁言則敬禮士安皆於先生是賴

此頁為書中另一部分，文字模糊，疑似為另一封書信或跋語，內容難以辨認。

矣抑社雖才識闇汶於文頗不敢妄作竊有鄙指願	質之先生夫作者代殊時有升降先秦兩漢之變為	六朝六朝之變為唐宋大家其間異同得失之故前	人論列綦詳無庸詞費特是居今日而文體大備既	不得無所宗法以自逞其膏臆又不得傍人門戶以	自沒其性靈將何途之從而可追踪往哲乎首先少	保與錢塘陳稽留先生論文雅尚風格不屑為唐以	後語故先少保館閣文章多上擬典謨訓誥下至尋
----------------------	----------------------	----------------------	----------------------	----------------------	----------------------	----------------------	----------------------

常戕啟亦斤：魏晉風裁陳先生集中率神似先秦	兩漢之筆即間作排偶體亦必規模六朝然先少保	又嘗評論韓柳歐蘓之文而陳先生亦極相贊歎社	仰窺遺意蓋謂時代升降具有源流彼卓然成一家	之言皆不可廢而學者從事於此則當深思夫取法	乎上僅得乎中之說良以學先秦兩漢不得猶不失	為唐宋大家學唐宋大家不得恐不至流為時下文	字不止耳自有明前後七子以貌襲先秦兩漢識者
----------------------	----------------------	----------------------	----------------------	----------------------	----------------------	----------------------	----------------------

起而矯之百年以來歸熙甫稱最熙甫之持論曰言
從理順近代作者奉之若射之子的夫言不從理不
順固不可以為文然第曰言從理順而已於以矯修
辭失理之弊則有餘而欲以盡古文之變化則不足
使執此四字以論文則手熙甫一集可並廢唐宋大
家而何有於先秦兩漢不知無先秦兩漢唐宋大家
將並無古文而熙甫又何從出人知古文不可無而
熙甫必有所從出也於是取大家之稍近熙甫若歐

若曾者而俎豆之以屬饜人心而不知歐曾之亦必
有所從出而仍不越乎先秦兩漢之範圍也則曷不
亟講而早為取法哉社不幸早孤不獲承先少保庭
訓從陳先生游之日又淺僅得讀遺書而竊聞其緒
論所宗法在先秦兩漢放而之乎六朝唐宋大家而
尤以自見性靈為主工拙都所不計未審有當於古
文否先生作者也且於社知已非一日伏望進而教
之介社再拜

與汪悔齋觀察書

社白悔齋觀察使君執事僕與使君定交雖久而天
中同事僅及一年然此一年之中不特使君之政事
風規才能操守目所親見殆遠過平昔所聞且并其
學問源流性情嗜好無不通其微而悉其蘊知使君
於身心民物之間卓如也吾黨讀書懷古自命不凡
隱則寄意於文章仕則見端於功業文章與功業初
無二致則身心與民物豈有殊施在有識者不淆於

所遇而已僕懷此有素一旦得同志如使君鍼芥之
字無怪其不謀而合今使君祥刑閩海績用告成矣
僕所厚望者文治其聿興乎夫閩昔所稱文獻之邦
也遠者無論自宋程朱講道以來楊龜山羅豫章李
延平游定夫兄弟黃勉齋真西山蔡季通胡文定父
子叔姪後先倡率閩學遂接鄒魯之傳與濂洛關中
並垂萬古明以制舉義取士而閩之科目與吳越江
楚爭雄其文峭刻清真無癡重浮夸之習蓋諸先生

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迨明之季世閩為近海殘疆
本朝後入版圖渡屢經寇逆蹂躪元氣凋喪招徠生
聚之不遑近蒙我
皇上加意撫綏稍以色起故前此人文拔萃猶未卓
越於一時而今則適逢全盛之會矣使君以金華人
望玉局仙才膺被超殊總司屏翰作人雅化與有責
焉且曩者奉使外邦尚從驚濤危嶼中畢採其山川
風俗可喜可愕之事登進成書况在文獻之邦從容

之地乎則著作之富僕所想見者一龜山延平考亭
勉齋文定諸先生講學之所向皆有書院舊蹟使君
政事之暇勸興郡縣守令及鄉之薦紳父老遍為修
復聚諸生誦習其中親定課程以時考較必有一二
殊尤絕異之彥出應弓旌則人文之奇僕所想見者
又一山林巖穴之士何地無之其人既絕意功名必
仰屋著書思有以發聞於天下後世願當世不能物
色或歷久始傳耳如閩之文獻豈盛於昔而竟絕於

今使君試採訪焉勿論人之存亡代之遠近苟為創
見之作異聞之編多方購求公諸同好則載籍之博
僕所想見者又一凡此皆我輩身心之所寄託竊謂
不宜後於民物而文章功業尤其外焉者也知使君
與僕同志故輒敢發其端倘不以為迂愚而俯從聽
採不第僕一人分光幸甚社再拜

答魏禹平上舍書

歲前通問後自春徂夏未得復音馳跂之誠與時俱
積頃辱芳翰始知鄉路往還暮春才抵歷城無怪雙
魚之稀闊也重頌雅咏雜誦再三滌我煩襟當暑忽
承冰雪矣奉懇大序傾竚為勞千萬弗越歲寒之期
方足表素心古處耳弟違時迂拙即日便去大梁引
分忘情此中一無係戀所不能自釋者繁臺艮嶽之
地頗宜作東道主人昨已訂竹垞來看秋色敞齋有

天自叔毅在更擬就近招致名賢踵郟叔高李之游
共成勝集而鄙懷莫遂悵惘如何想知已聞之當亦
助我太息也即君咫尺良覲殊踈瑣署限人益歎塵
踪束縛回思既往安得不以擺脫為幸耶偶借解嘲
差堪博笑便鴻附報不盡欲言叔毅囑致相思憑箋
惟有依沂

與查夏重孝廉書

十餘年來耳飽查氏之多才而緣慳一見良可詫也

荊州聲山兩太史既為余外舅宛平公所得士竊附

淵源君婦翁冰叟先生又與余舊相識中表兄竹垞

檢討尤莫逆稱文酒交朋好過後如天章禹平文盎

叔毅諸子則皆君至契君弟德尹上舍復客余姻悔

齋觀察久此其因緣作合不可謂末由矣乃余居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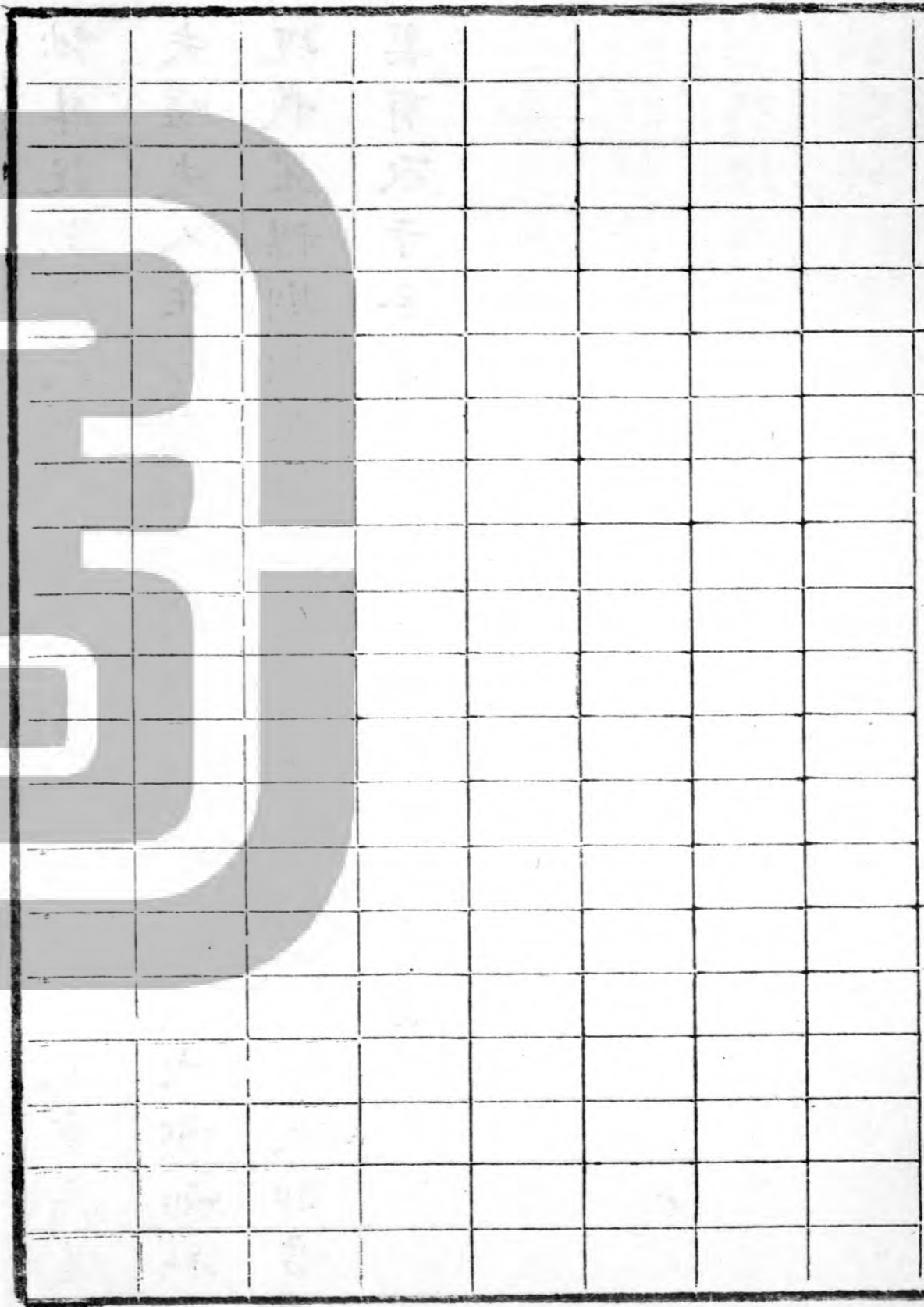
明與竹垞望衡對宇君輩往來竹垞所甚密以余方

讀禮杜門三徑蕭々不能枉車音足迹余四方遊宦
近即數千里內君輩頷錯趾交臂如相避然今夏閱
除日陳留令新銓得許君叔毅為余言許夏重姻也
行當來此余亦喜動顏色不意許君未之任而余且
去官旋則君果偕來而余已謝客不及倒屣矣君憐
憐故人之誼單騎走視叔毅亦投余一刺示余近刻
余愧荷并集兼悵良覲之難未見徒積懷思既來轉
成隔越中藏欲語公涌萬端然且姑置之亟持詩文

拙集託叔毅代為請正乞序二首借士安光重焉嗟
夫嗟夫人生合散何常天下事非可預期大都如此
况我輩襟期相照神交之分又何必淺於形交耶君
其有取于余言而不吝辱教之幸甚幸甚

擬霍小玉讓李十郎書

薄命棄妾鄭氏小玉再拜致書於鍾情李十郎左右
一別二載如雨墮雲卽君貴人幸甚無恙自從間闊
靡日不思積思成憂積憂成病去死毫髮延生俄頃
死生命也夫復何言第區區之私不能忘情於左右
者憶與卽君契合夙有因緣平昔雅好詩書竊曾誦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来之句時已知有卽君姓字
矣迨鮑十一娘受慈母之屬為妾求好免卽宛轉之



間具說郎君格調相稱妾家遂非常歡愜期約殷勤
青衣候於曲頭鸚鵡呼於庭際妾從堂東閣子窺見
容儀不自深藏出承母命荷郎拜迎延坐執禮殊恭
其時郎一似喜不自持者誠不虞終見鄙棄也定情
之夕歡極悲生妾曾流涕謂郎曰妾本倡家自知非
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
女蘿無託秋扇見捐其如之何郎乃引臂替枕徐謂
妾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何發

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妾因收泪命侍婢櫻桃褰
帷執燭授郎筆硯適篋箱携有王家舊物遂啟繡囊
出越姬烏絲闌素緞三尺郎援筆成章引喻山河指
誠日月誓畢藏於寶篋之內至今思之宛然昨日天
乎天乎魂耶夢耶不謂盟言如此其可負也自爾兩
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郎乃以拔萃登科膺斯榮顯
妾時亦微覺郎之中懷有異臨當欲別復謂郎曰以
郎才地景慕者多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郎之此去

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
陳永委卽心復能聽否卽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
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妾曰妾年始十八卽纔二十
有二逮卽壯室之秋猶有六歲一生歡愛幸畢此期
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為晚妾使捨棄人事
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悲夫悲夫人非木石
誰屬無情苟有心宵聞妾言能不感動卽固曰皎日
之誓死生以之固請不疑端居相待妾雖且疑且信

然不謂負約至此也乃未幾而抵任未幾而省親未
幾而近約表妹盧氏之婚未幾而遠求江淮故人之
助貴室之聘財必需百萬固也家貧求丐歷涉逾期
妾聞當亦憐之奈何寂不漏言轉更欲絕其望耶自
卽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
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沉疾卽
之書題竟絕妾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
求既切資用屢空徃徃私令侍婢浣紗賣篋中服翫

之物即愛重如昔日王為妾上鬢之紫玉燕釵亦不能保貨於延先公主宅得錢十二萬旋復盡焉以妾資用之艱難計即聘財之不易猶謂遠遊干謁未獲寧居頃得信云已歸縣來都潛卜靜寓特不令人通知於妾嗟乎嗟乎妾亦何負於郎而棄絕至此天下寧有是事乎郎之自解必曰太夫人嚴毅不得自遂其私夫郎果畏太夫人則當緘口於誠託鮑卿之時襄足於疾驅勝業坊東之日不應至今始為七羊之

補也又必曰婚姻之始必以正夫婚姻之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已妾有慈母主之鮑十一娘實斧柯之是妾未嘗不正特夫子未出於止耳胡為不自責而譏以棄妾耶郎君郎君戢影迴避無乃太勞晨出暮歸一何僕僕妾誠懦弱雖生見郎亦敢怒而不敢言耳倘遂不復見郎至含恨而死又安忍以怨毒之念稍有加於平日所親郎但善視後之人毋使妾齒冷於地下幸矣勉旃自愛不知所云

王 擬 范 蠡 留 別 越 王 勾 踐 書
王 即 位 三 年 而 欲 伐 吳 臣 進 諫 以 持 盈 定 傾 節 事 而
王 勿 聽 也 又 進 諫 以 送 德 凶 器 而 王 曰 無 是 貳 言 也
興 師 伐 吳 一 戰 不 勝 棲 於 會 稽 臣 之 罪 一 矣 行 成 計

擬范蠡留別越王勾踐書

臣范蠡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無功而冒進者

妄也有罪而忘退者愚也愚且妄明君不取焉晉大

夫舅犯有言曰臣之罪臣自知之而况君乎今臣服

事君王亦既有年矣且無論功請先言其罪昔者君

王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臣進諫以持盈定傾節事而

王勿聽也又進諫以送德凶器而王曰無是貳言也

興師伐吳一戰不勝棲於會稽臣之罪一矣行成計

就王當入吳曰蠡為我守於國臣對以不如種也遂
與王入官於吳三年而後得歸臣之罪二矣王反至
國屬臣以國家之事臣又對以不如種也卒令種為
之而越以治臣之罪三矣王反國四年欲與臣謀吳
臣曰未可而王諾之又一年復與臣謀臣曰人事至
矣天應未也又一年與臣謀臣對以姑待而王諾之
又一年復與臣謀臣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於是
王勃然怒曰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時

至矣子應我以人事道固然乎其欺不穀耶而臣堅
不奉令也臣之罪四矣至於元月王召問臣臣乃勸
王王遂興師伐吳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欲
許之而臣進諫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臣之罪五矣吳
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蘓遣使行成王欲許
之而臣進諫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
許之臣又進諫王難對其使者命臣對之臣乃左提
鼓右援枹以應使者興師以隨至姑蘓之宮不傷越

民遂滅吳國臣之罪六矣吳使者王孫雄私於臣曰
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
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臣曰固也吾安知是譏
諛者雄請反辭於王而臣不報也臣之罪七矣且夫
首獻行成之謀以廣侈吳心而內繕越國臣之功不
及文種將命不辱得請而辭其盟臣之功不及諸稽
郢承王問而進對各審其宜臣之功不及舌庸苦成
臯如十策用三而吳已為治臣之功不及計然辱身

汚體隱忍以成大事臣之功不及西施鄭旦當國家
危急存亡之日以死扞禦臣之功不及帶甲五千人
為王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吳師臣之功
不及六千君子且也徵所以戰而以知仁勇慧啟吾
君臣之功不及楚申包胥背昏向明惑其主以携貳
於我臣之功不及吳太宰嚭由此言之臣無尺寸之
功而有七罪臣不敢復入於國矣抑臣聞君憂臣辱
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今

日之事也今事已濟矣臣不敢復入於國矣臣又聞
君行制臣行意疇昔之請未見許於君王今不敢復
以違君制輒用臣意行之夫以申胥之功疑若無罪
而吳王賜之屬鏤盛以鷁夷而浮之江况臣區區烏
能無懼臣謹乘輕舟一舸泛五湖從鷁夷游臣固願
與君同患難不願與君共安樂也臣蠹死罪死罪頓
首頓首

為長兒啟觀聘王氏啟

伏以中條宵迴祥鍾三晉高門瀉泃源長瑞毓兩間
華胄奕奕槐廳之葉敷楨榦而益榮漪漪蘭卮之枝
傍薰葭而思倚敬聯二姓願訂百年恭惟親家鳳閣
家聲烏衣世德瀛洲著系日畿雲闕齊高蒲坂升庸
七戟五侯並盛才隆王佐何殊大小東陽學重棟梁
豈特風流俊望剖符閩蜀芳徽久邁於龔黃建節邊
陲偉略復推於韓范絲綸璀璨輝生梅鼎繡裳綸翟

青	黃	日	展	萱	幃	彩	服	太	親	家	母	江	表	名	宗	京	陵	令	範
言	坊	行	表	譽	聞	陶	母	潘	媛	疊	笏	連	珂	望	冠	張	南	周	北
燈	分	藜	火	映	錦	鳥	以	朝	天	機	織	繭	絲	贊	朱	轡	而	問	俗
敦	詩	約	禮	既	翼	子	以	貽	孫	連	曜	含	章	更	遐	齡	而	問	俗
暨	我	親	母	慈	良	莊	敬	婉	淑	肅	雍	音	奏	瑤	琴	允	矣	無	非
無	儀	之	助	珮	成	琚	瑤	麻	哉	教	浼	教	順	之	功	微	則	鍾	却
同	推	賢	則	魯	姜	足	擬	是	以	庭	前	有	王	早	識	琳	瑯	塔	下
群	英	無	非	鸞	鷲	弟	社	根	微	燕	越	質	弱	枋	榆	裕	浚	承	前

敢	曰	家	傳	清	慎	盍	簪	把	臂	夙	知	誼	托	久	要	仰	千	尺	之
松	喬	薦	蘿	幸	附	憑	片	言	之	柯	執	葑	菲	不	遺	第	僕	子	觀
戲	甫	鳩	車	旗	鈴	之	夢	未	叶	而	翁	令	愛	慧	能	縑	素	椒	菊
之	吟	早	工	何	意	和	鳴	遂	成	合	好	春	生	冰	語	正	橘	春	方
半	良	辰	夕	皎	金	波	恰	桂	夕	將	圓	佳	節	借	人	間	之	寶	斧
得	近	蟾	宮	繫	天	上	之	赤	繩	欣	依	閨	苑	納	嘉	初	禮	媿	無
蒼	薜	雙	雙	結	綰	同	心	止	有	紅	絲	縷	縷	伏	冀	俯	俞	燕	婉
世	聯	秦	晉	之	歡	垂	聽	睢	求	永	協	朱	陳	之	好	梧	桐	珠	圓

樓鸞竚待於將來翡翠金屏射雀欣逢於今日鑒茲
符萊惠以蘋蘩肅佈丹衷仰祈青照謹啟

為次免啟震聘汪氏啟

伏以秘省升猷東觀仰華嵩之峻高門紀慶中天懸

台斗之光翠磐石於千年鸞飛雲外締絲蘿於二姓

雀射屏間敬進芸牋肅將葵臆恭惟親家雲巖毓秀

胥浦承家抗鹿角而譚經聞嚴尉顧擅雜林而馳譽

方駕曹劉江左芙蓉小山為之丞蓋淮南桂樹大雅

籍以扶輪花署儒宗木天人望金蓮撤炬星臨視草

之堂紫殿揮毫露浥鳴珂之騎動

輔	守	翊	天	膺	使	函	九
名	三	倚	子	殊	滄	玉	重
貯	川	任	以	錫	溟	節	之
金	清	非	吏	用	萬	爰	顏
甌	德	輕	治	荅	里	飛	色
晉	推	留	為	崇	俱	博	賦
陟	天	黃	先	勳	入	望	就
台	下	霸	而	乃	版	之	凌
階	無	於	郡		圖	槎	雲
羨	雙	穎	國		更	橫	環
調	治	川	以		令	海	六
玉	行	大	得		絕	樓	館
鼎	稱	用	人		域	船	之
朝	河	有	為		諸	遠	生
端	南	日	急		番	下	徒
虛	第	爰	試		咸	扶	名
左	一	驅	望		歸	桑	尊
寓	入	五	之		侍	之	月
內	為	馬	於		子	國	旦
顯	公	出	馮		宜	遂	金

瞻	源	璋	靜	辭	閨	自	材
親	標	圭	好	錦	冀	階	縹
母	林	璧	而	字	大	庭	緗
京	下	聯	鳴	流	夫	無	末
室	之	輝	琴	黃	之	非	學
儀	風	三	遂	奚	相	玉	承
型	裁	叶	肅	假	莊	樹	箕
醴	早	政	恭	首	尤	經	裘
陵	聞	君	而	容	欽	其	於
華	詩	之	舉	之	哲	門	奕
闕	禮	夢	案	飾	配	卷	葉
溯	芝	久	青	山	壺	盡	賴
江	蘭	垂	綾	巨	儀	識	有
東	競	令	步	源	攸	烏	傳
之	秀	範	障	之	著	衣	經
竹	四	聿	嘗	精	母	弟	留
箭	賡	著	存	鑒	教	社	簪
夙	元	芳	雅	本	逾	樗	笏
有	室	薇	辯	自	彰	櫟	於
淵	之	既	之	名	植	敬	他

年	慙	非	貽	燕	昔	登	三	署	曾	同	縞	紵	之	歡	今	共	兩	河	泰
附	冠	裳	之	會	雖	一	時	氣	誼	鶴	鷺	分	行	而	數	載	交	知	金
蘭	合	契	虔	將	嘉	禮	用	藉	謇	脩	應	羨	桂	林	之	枝	比	隆	松
柏	何	幸	葦	蒲	之	質	得	託	葭	第	僕	子	震	筆	未	夢	夫	江	
花	甫	知	騎	竹	而	翁	令	愛	才	已	徵	於	寶	錦	早	解	拈	絲	求
令	淑	於	名	門	誦	有	齊	於	季	女	荷	池	香	暖	青	錢	咲	對	青
廬	榴	苑	花	繁	寶	蕊	濃	薰	寶	帳	赤	繩	月	下	連	理	芳	柯	玉
鏡	臺	前	合	歡	瓊	樹	朱	陳	從	此	始	諧	授	室	之	宜	孔	李	將

來	永	倚	通	家	之	好	車	仍	駕	鹿	將	騁	志	於	雲	衢	詩	詠	鳴	
雞	翼	揚	名	於	天	空	薄	言	申	貢	統	望	內	容	謹	啟				

辭刑臺楊明府燕啟

游	來	無	才	譜	河	伏	
至	鴻	待	膺	族	陽	以	
惠	雁	三	撫	望	近	月	
愛	之	年	字	於	接	映	
有	殷	地	之	關	雙	琴	
加	勤	遍	司	西	鳧	堂	
社	既	棠	保	家	寵	聽	
才	折	陰	障	傳	頒	揮	
愧	簡	許	暫	清	尺	絃	
菲	之	借	勞	白	鯉	於	
葑	重	鶴	百	宣	恭	單	
戚	封	鷄	里	仁	惟	父	
叨	復	之	名	風	政	春	
瓜	寵	栖	奏	於	高	來	
葛	招	托	循	畿	卓	錦	
親	乎	雲	良	甸	魯	縣	
承	信	飛	之	澤	郡	看	
化	宿	芝	最	霈	首	種	
宇	隆	翰	遷	蒼	龔	樹	
方	情	傳	喬	黎	黃	於	

竭蹶以趨風辱荷華函尚躊躇而請命值此莫舒十
葉都逢致散之期若令觴泛千巡幸緩從容之日飲
知醇酒每接面而傾心味想和羹佇開顏而飽德敬
將迂悃敢冀崇涵伏願暫易良辰俯從鄙請栽花閣
下仍尋卜畫之追攀製錦堂前稍待焚膏之快叙統
希鴻鑒曷勝鳧欣臨啟悚仄虔馳之至

謝邢臺楊明府謙啟

伏以花封日庶正逢燕喜之辰芝翰雲飛屢奉嚶鳴
之什有懷但膝未遂披襟乃疊荷夫簡招復頻勞乎
遂使謂夫東臯獲稻新釀朋酒之馨是以北海開樽
重訂賓筵之雅既承厚愛敢執堅辭伏願畧去儀文
惟存真率盤無兼味素欽杜甫之風日費萬錢不必
何曾之靡葭苧藉好樸邀抒誠擬奉教於今宵先馳
忱於詰旦統希鴻鑒曷勝鳧欣

淡村說

古者字以表德必命於先生長者而自號則惟已意之所取然亦必有說焉以寓其旨而為之辭其或情隨境遷屢變各出而後世亦並存之而不沒如越大夫蠡者比比皆是蓋即其自號而生平之所歷可攷而知故足存也余向者曾號循齋乃季父所命循之為言持也余字智修修與持有同義焉不忘幼服益敦踐履也抑未嘗補亡之詩曰循彼南陔余時方奉

母篤循陔之志兼取諸此也今不幸太夫人歿矣南
陔安在雖欲循無可往矣白雲親舍歸體魄於先少
保千秋之宅余小子陟岵陟屺所瞻望者惟此而已
矣悲夫宅在順天宛平縣之東南四十里傍有小村
土人名之曰茨頭蓋其來已久廬居永日思念兩先
人不置因取以更吾號欲使隨聲逐影儼然日侍吾
親且以志他年之稅駕歸田終隱於此也雖然茨之
時義大矣哉其在書曰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墜茨夫塗墜泥飾也茨蓋也非是則垣墉空具不蔽
風雨室家未可安也由斯說也余小子其敢忘掌構
之思綢繆牖戶之計乎其在詩曰楚楚者茨言抽其
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是詩也述公卿之有田祿者
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故又曰以為酒食以饗以祀
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而其卒章則曰子子孫孫勿替
引之蓋言此楚茨之地有抽除其棘者昔人何乃為
此將使我於此藝黍稷也而我之黍稷既盛為酒食

以饗祀妥侑其先人則必受大福而又勗以子子孫
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夫先少保備位列鄉宜有田
祿既除其棘矣至於藝黍稷將饗祀以凝承景福伊
誰之責歟由斯說也余小子以及凡我後之人其敢
忘或播或穫以服先疇之畎畝乎然則雖以茨村更
吾號而欲全其義蓋憂憂乎其難之計惟有宦成而
歸就此村築屋數楹茅茨不剪以終吾隱而真成日
侍吾親庶幾村名定屬於余而此號亦不為虛設矣

若以此村比柴桑栗里而謂地以人傳也則吾豈敢

藏書說

余性喜藏書所居室環列縹緗插架倚四壁如屏障
中置几榻日夕坐卧其間以樂也家京師宦遊四方
市肆商賈無所不問訊聞有舊家好事收藏善本求
售者竭蹶以趨之必得乃已或傾囊不足至稱貸質
當以濟人多咲其癖不為改倘非肯售書又極新奇
世無別本則卑辭厚禮乞借鈔取備焉然徃徃苦其
人靳惜不予若欲秘為枕中鴻寶者噫人度量相越

所見各不同乃如此哉且夫藏書何為乎將以廣已
之見聞期後人之能讀而使古人著作之精神表著
流傳不泯沒於世世也乃書之阨固阨於毀壞棄擲
不知愛重之人而充阨於珍秘太過扁鐫太嚴之手
牙籤玉軸充棟滿床而萬卷裊然皆新若手未觸豈
直為觀美乎阨一矣祖父既為名高以收藏博虛譽
子孫復為厚實以貨殖等居竒割裂遂如田園分析
竟如七箸阨又一矣此中本無臭味而或以為名或

以為利其靳惜也固宜不知天下之物有聚必有散
不及其聚時為之表著流傳而一旦散失反致泯沒
而不可復問阨又一矣凡此皆由于珍秘太過扁鐫
太嚴而其弊頗顯與藏書之初意悖豈不惑哉世語
借書一執還書一執頗雋永可采後有誤執作癡者
因以為借書之戒而借之鬻之為不孝雖賢者亦云
余意殊不然也昔先少保性亦喜藏書余幼承清白
之貽雅知愛重後以宦游跋涉不能悉携以自隨散

失幾過半今陸續收輯稍復舊觀然不敢以散失之
易而轉加珍秘也且悟聚散何常思所以表著流傳
者或傳鈔同志或鏤板通行非曰大公為懷第自矢
勿悖藏書之意云爾而同志之不迂此論者復相與
較同異易有無適年以來所得視前倍夥而今而後
益信余所見之非謬而此法之可行而無弊也持余
說以告天下後世之藏書者可乎若夫鬻書則誠不
孝而又不得藉口於聚散之不常矣

佞佛說

周昭王二十四年五色光貫入太微太史奏曰有大
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教及此此佛之始也漢
明帝遣王遵等十二人之天竺國寫取佛經四十二
部藏於蘭臺石室而佛教乃盛行於華夏迨至梁武
帝捨身為奴禪林寺觀千有餘區釋子僧人萬有餘
衆輸金錢於同泰誦貝葉於殿廷究之來生之福尚
在虛無而臺城之禍已為實受嗚呼不亦惑之甚者

乎嗣是而世代屢遷此風日長惟韓昌黎諫迎佛骨
一疏至今凜然惜乎世之迷而不悟也傳曰非其鬼
而祭之謫也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明乎神之不必媚
而福之不可邀也且夫儒者之所以尊於釋道者以
其能盡倫而盡物也乃吾嘗見今之人矣奔走梵門
馳驅蓮座莫不曰吾欲為吾之身廣種福田也吾欲
使吾之身與吾之父母妻子齊登彼岸也於是移其
孝養之心轉而為佞佛之心膜拜於蓮臺之側合掌

於彌陀之前而溫清之禮闕如也捨宅第於花宮飯
僧徒於蘭若而菽水之歡闕如也甚至愚夫愚婦竭
三時之力而俯仰不見其有餘罄蓋藏之蓄而施助
惟恐其不及父母之生也終年不顧甘旨之供父母
之歿也四時不聞祭享之誠若教之鬼幾致歎於餒
而幽渺之神則無媚而不工也孰輕孰重亦曾一轉
念之否且吾聞之佛以清淨為本以覺悟為心設使
群然擾攘於幽閒之地而干求以不可知之澤佛必

之	道	去	可	萬	虛	明	有
間	則	梁	况	親	名	今	以
哉	佛	武	於	友	神	古	猷
	且	何	於	貧	其	未	而
	默	充	母	乏	許	有	棄
	佑	佞	乎	者	我	倫	之
	其	之	吾	吝	乎	常	福
	福	意	願	不	昔	近	於
	壽	迨	世	施	者	地	何
	之	而	之	遺	何	漫	有
	靈	求	事	而	充	烏	况
	長	於	佛	識	佞	不	佛
	也	家	者	者	佛	講	之
	豈	庭	存	譏	供	而	福
	在	之	夫	之	給	馳	善
	區	內	子	夫	沙	驚	禍
	區	克	敬	親	門	於	淫
	佞	全	之	友	靡	來	久
	不	孝	之	且	費	世	已
	佞		言	不	巨	之	昭

力	他	口	而	也	殺	記	戒
於	且	腹	其	夫	犬	曰	食
馬	勿	之	中	仁	豕	諸	牛
警	論	貪	尤	者	又	侯	馬
夜	如	饕	有	以	曰	無	犬
司	耕	極	有	萬	敝	故	說
閭	種	飲	用	物	惟	不	
則	鋤	食	無	為	不	殺	
藉	犁	之	用	一	棄	牛	
力	則	嗜	有	體	為	大	
於	藉	好	功	惻	埋	夫	
犬	力	屠	無	隱	馬	無	
三	於	割	功	之	也	故	
者	牛	烹	之	心	敝	不	
亦	負	庖	殊	固	蓋	殺	
何	乘	不	豈	宜	不	羊	
負	馳	遺	得	無	棄	士	
於	驅	餘	漫	所	為	無	
人	則	力	然	不	埋	故	
而	藉	哉	縱	至	狗	不	

奈之何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夫山羞海錯五味
八珍足供口體之養者所在多有何必棄有用之
物力以飽無饜之饒腹乎乃世之說者曰天之生物
原為生人順養之資必如若言則當法浮屠氏之絕
葷茹素而後可夫浮屠氏之絕葷茹素固不可行於
儒者之道而儒者養生之道願獨不可稍加區別於
其間乎且牛有知時之智犬馬有戀主之誠載在簡
冊班班可証非如蠢然無知者僅充庖厨之味也昔

者田單收七十之城先主救檀溪之厄士衡寄洛中
之書物類雖微其功不細可不念哉今使合天下之
人而詔之曰爾其捐千金之貲作放生之舉猶可曰
此富貴之事非盡人之所能為也若夫損一朝之口
食以全天地之好生以收物類之功用人亦何憚而
不為此善夫古人有言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
小而為吾願天下之人三復斯言推恩於耳目之
近是即仁者之心也而其事又無損於養生而有益

於利用諒亦欣然樂從者衆矣至因果報應之說固
愚者所怵聞而非智者所屑道云

選詩文說

月旦之評始於漢許劭其所以臧否人物甄別賢愚
者一皆出於至公而又明足以鑒故言出諸口天下
無不悅服被其品藻者人人以為榮然猶未聞用以
衡論詩文有所謂選家之說也梁昭明太子始合數
百年作者彙成文選一編行之天下後世歷久不廢
相傳文選樓下鬼為之夜哭尚已後之繼起者如鍾
嶸殷璠之流其持論已未能悉當而濫觴之極至近

今為尤甚余嘗泛觀諸選家其有功於世者間不過
一二而約計流弊蓋有五端不可不察也有如稍解
章句粗涉吟哦文不知作者之源流詩未窺古人之
堂奧妄肆批評自命識者究之不流於淺近即入於
空疎徒為傍觀所竊笑是曰鄙陋之選其弊一也至
於膠執成見純任私情是非取舍之間惟憑好惡之
私不問工拙之故所好者雖拙必錄所惡者雖工必
棄是曰愛憎之選其弊二也又有域於風氣務為詭

隨或雷同或勦說以耳為目而去取漫無定評是曰
時尚之選其弊三也更有謠諛居心依阿為術貴公
鉅卿之作哀然簡端名士聞人之篇冠諸卷首窺其
意不過藉此以為干謂之階揄揚之計嗚呼人品至
此其尚可問乎是曰奔競之選其弊四也若夫遭逢
不偶不得志於時則取先達之文抒寫其憤世嫉俗
感慨不平之氣甚至以攻訐為事詈罵為能雖先輩
大家不免指摘自古文人相輕度亦未至此極是曰

憤激之選其弊五也臨此五弊以衡量天下之詩文
豈有當乎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選者欲
操丹黃定甲乙蓋將為不朽計也而貿貿若此豈不
謬哉吾謂惟明足以決是非惟公足以泯同異二者
深關於學問心術之微非十年讀書十年學道無以
洞達其識而堅凝其力世有其人與其選吾固願亟
為表章而出之倘世無其人吾尤願學者之專務在
已而且毋不知而妄作也

堪輿說

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
月而葬禮也故人子之於親也苟得卜其宅兆而安
其體魄焉斯亦大慰矣若夫陶氏牛眠之地羊家折
臂之徵豈盡人可得哉乃世多愚昧者崇尚堪輿之
說妄思富貴之榮測度於層巖廣阜之間經營於南
嶺北邙之上累歲窮年迄無善地以致父母遺骸不
得即安於泉下而零落於荒烟蔓草中者可勝悼哉

又或夜臺長往幾歷春秋墓門無狐兔之擾窀穸無
水石之虞一旦以子孫之貧賤或嗣續之艱難歸咎
先壙於是冒昧改遷暴露其棺槨而不辭殘毀其骸
體而不顧嗟乎無論富貴不可強求即幸而偶獲吾
度其父若母必有含怨於九京者矣且夫堪輿氏之
言亦安足信哉人各一家家各一說逞其陰陽杳渺
之談以鼓惑愚夫功則歸諸已敗則諉之人而陰以
受無窮之利乃世人不察惟彼言是聽甚至蠶食他

人之疆界憑陵已葬之丘墳猶詡詡然曰吾以圖山
宅之向背也吾以妥先人之幽靈也故不惜百計以
攘奪之設或不遂且從而傾陷之嗚呼天道之謂何
而果能坐致其富貴否乎夫瘞葬之禮制自成周而
相地之法行於郭璞後之人祖景純一書曰某地可
以致三公之貴某地可以致巨萬之富邀一身之福
澤并有不合葬其父母者矣生者受不孝之名死者
有異穴之嘆罪無甚於此者若夫庸墳墓之蔭庇身

際顯榮祥鍾後嗣世固不乏其人余亦不敢謂親可
不擇地而葬而特願世之卜葬其親者第加詳慎於
高卑燥濕之形而不必為富貴利達之見庶幾於先
王之禮有合而又不失仁人孝子之心究之親體安
則子孫亦安繁衍福澤皆從此出地理與天理未嘗
有二也世之讀書明理者其亦不拂於余言否耶

俗演目連救母傳奇說

三代以下積習相仍風俗日衰人心日壞而王政不
足以廣勸戒於是神道設教而因果報應之說興然
正言之又不若寓言之委曲而詳盡也故可以挽回
風俗而感化人心者莫妙於傳奇演劇一事夫傳奇
者借古人善惡賢奸之狀以寫其悲歡離合之情而
徃徃託為仙佛神鬼証明顯應之蹟焉如或描摹逼
真搬演酷肖觸於目警於心儼然孰善孰惡孰賢孰

奸之了了於前也又若自悲自歡自離自合之怛怛
於內也更如或仙或佛或神或鬼之赫赫於上下左
右也能使人生喜怒生羨悔生畏怖修省生感激思
維故村夫俗子之逐隊觀場不下於學士大夫之讀
書尚友也然則傳奇又烏可忽乎哉余間嘗流覽及
之凡夫事有可風情有可感詞旨斐媿有可動人大
之忠孝節義之本原小之英俊雄豪高人達士之梗
槩莫不為訂正而廣其傳而獨於世俗弋陽腔之演

目連則斷斷以為大謬夫目連之說不知其所從來
僅見於血盆經又屬後人贗本釋藏所不載自是世
間必無之事若就事論事使目連之所為果若此乃
天地間至不孝之人矣奈何反以為孝乎世以目連
為孝謂其能救母也謂其能遍歷地獄救母生天也
而問其母所以沉淪地獄之故蓋由於背誓不悛故
令身踐誓言受諸惡報也至問其所以設誓之故又
由於目連逼之使然也夫目連雖釋氏子事親之道

當復無殊人子之於其親過則幾諫反復不聽則號
泣而隨逼誓何為者既不能格其親如虞舜之烝乂
克諧而又勉強抑勒以陷其親於惡報可謂孝乎度
親能聽我言何必設誓度親未必能聽則誓豈可輕
設度親之聽不聽尚未可必且明知背誓之必受惡
報而姑令設誓以僥倖於萬一而置親於至凶極危
之途孝子之心寧忍出此乎况揚母之惡與奴僕私
商佯為不知以欺其母種種背逆曾謂孝子而為之

乎縱使親惡不悛冥報難逭而目連固所稱得道者
也何不相隨入獄請以身代且釋家得道者尚能為
世人懺悔消滅一切罪惡而目連之救母翻俟之受
諸惡報之後不亦晚乎自此劇一出世人爭頌目連
之孝而反快心於其母之受報是使人人有善則歸
已過則歸親之念矣以此立教吾不知其於風俗人
心何如也而愚夫愚婦方且詡詡然以為是因果報
應之至理其惑世滋甚辨之不得不亟爰著為說以

闕焉如無目連是妄也闕之功在世人也如有目連
而無其事是誣也闕之功在目連也如有目連又果
有其事是乃所謂天地間至不孝之人也闕之固有
功於世人而又何患獲罪於不孝之鬼也哉

師門說

聞之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長故庭闈之鞠育與函
丈之薰陶恩相等也孔子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有
二人師弟之相傳由來久矣唐以制科取士於是又
有榜下之師弟一日之知終身而不敢忘者何也蓋
以人子之道在顯親而進身之階由科第非是不足
以揚名非揚名不足以顯親若是乎師恩之不可負
也明矣夫士子困頓場屋中不得博一第拾青紫以

為父母榮未嘗不慨然曰吾安得知我如鮑子者而
為之報施無已也幸而獲售尊之奉之事之如嚴君
為理之所當然人之所宜盡者不寧惟是溯水知宗
瞻山仰岱且推及於師之師以知淵源之有自敬之
一如其師焉此非若執贄權門邀榮取進者可同日
而語也迨其後世道日衰人心不古不曰文章之有
靈即曰祖父之餘蔭也師於我何力焉甚且矯情粉
飾一室操戈成我之深恩形同陌路其不見笑於蓬

蒙者幾何矣推其忘恩而成怨也此無異故蓋樹公
門之桃李原期報効於他年一旦身都通顯而棄若
弁髦為之師者思食報於門牆當亦無不可者乃不
以我為德而反以我為讐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夫
既恣然於師亦何有於師之師也哉特是今日為人
之弟異日即為人之師且為人師之師今日而報恩
於師異日即受報於其弟今日而啟怨於師異日即
致憾於其弟理道循環可操券而証者也且吾又見

今之為弟者矣其師與師之師巍然而富且貴也必將屏息以伺僂僂而進曲意以承之將順以奉之凡父母所不能得之於子者舉而以之師汲汲焉惟恐其稍加責備也不幸而勢位偶移隙駒興嘆求其一問而不可得安望其報稱於身後也哉母感乎無山彭君之慨然於諸門人也彭君為余先伯舅增美劉公順治庚子科闈闈所取士其師弟之殷勤友誼之敦切存歿不改其志固足以振頽風而挽末俗者

矣歲甲戌彭君分較禮闈錄士若而人自始謁以及辭去不聞其一詢師氏之淵源乃為書以責之其大畧曰吾聞貴而趨貴尊而趨尊其師之師大率皆士大夫儼然而稱顯者也而吾師以幻泡之既往若蘧盧焉遂不足以當諸君之一問使其顯者而儼然也諸君將仰之命之隨之僂僂踧躅之不暇今諸君之不一問也勢使然也嗚呼彭君此言豈獨為及門諸君告哉余讀其書不禁有感於世道人心也爰紀數

